

《诺亚剧场》

THE ART REVOLUTIONIST

45 分钟中篇电影剧本

剧情 / 科幻

章回体 · 环形结构

黄诗丹 原始概念重构稿

故事发生于完全虚构的雾海联邦·白塔城，与现实国家、机构及事件无关。

主要人物

罗茜 (ROXIE)，外表 27 岁。作家、行为艺术家。冷冻实验的唯一幸存者。她擅长把恐惧变成行动，也擅长把别人变成自己作品的一部分。耳后有一道像裂开的冰一样的旧疤。说谎时，右手食指会在拇指关节上轻敲两次。

风 (FOEHN)，19 岁。物理系学生。戴一副用透明胶修过的眼镜，紧张时会数台阶。理性、谨慎、怕给人添麻烦，也怕成为任何人的“同谋”。父母死于二十年前的“白幕事故”善后行动。

李 (LEE)，45 岁。文化风险调查局调查官。衣服永远平整，鞋边永远干净。他相信秩序是保护弱者的最后一道墙，也清楚墙有时会把人困在里面。习惯把糖纸折成小船。

艾伦 (ALEN)，50 岁。著名导演、文化安全委员会顾问。早年以激进电影成名，后来参与制定最严格的艺术风险条例。极度讲究，泡澡水必须保持四十一摄氏度。他公开反对“无责任的自由”，私下仍保存着自己所有被禁的旧片。

莉莉 (LILY)，75 岁。退休神经冷冻项目医生。手抖，记忆却过分准确。她曾在关键时刻选择服从，也曾偷偷保存证据。家里种着一排永远修剪得很齐的罗勒。

海文 (HAVEL)，20 岁。风的同学和朋友。母亲是白幕事故幸存者。温和、礼貌、会替别人把椅子推回桌下，同时坚信不受约束的艺术会再次杀人。

黑场。

老式放映机的齿轮声。

一束红光从黑暗中穿过去。

序回 真空不传声

1. 内景 白塔大学物理实验室 夜

红色激光点落在一面涂黑的墙上。

风趴在光学平台前，左眼贴着测距镜。他一只手拧微调旋钮，另一只手悬在半空，像怕自己的呼吸碰歪光线。

实验室里只开了操作台上的灯。玻璃窗外，白塔城被雾切成一层一层。高架列车无声地从远处滑过，车厢外壳滚动播放一条公益提示：

“未经许可的沉浸式影像可能造成神经损伤。请珍惜表达，也珍惜他人。”

海文坐在地上，背靠储物柜，替一只裂开的保温杯缠防水胶带。他缠得很慢，每一圈都压住上一圈的一半。

海文

你已经调了四十三分钟。

风没有抬头。

风

四十五分钟以后，漂移值才有意义。

海文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。23:57。

海文

你每次说“有意义”，意思都是“今晚别睡”。

风终于松开旋钮。激光点稳定下来。

他把一片老旧的透明胶片夹进光路。胶片边缘焦黑，中央是一格模糊的人影。胶片上有手写编号：2049-17。

海文的动作停住。

海文

你又把那个带来了。

风

它不是违禁片。只有十四帧。

海文

十四帧也能让人做梦。

风

梦不违法。

海文把保温杯放到一边。他起身，走到风身后，却没有碰那片胶片。

海文

我妈到现在听见放映机还会把窗帘拉上。她不是怕电影，她怕下一次醒来，不知道脑子里哪一段是自己的。

风从桌角拿起一支铅笔，在实验记录上写：真空腔，0.003 帕。

风

白幕事故是神经投影被劫持。不是电影本身。

海文

火灾也不是蜡烛本身。

风抬眼看他。

海文意识到这句话太重，立刻伸手替风扶正歪掉的护目镜。这个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很多次。

海文

我不是说你爸妈。

风

你每次说“我不是说”，后面通常就是。

海文收回手。

短暂的安静。

实验室门外响起清洁机器人的提示音。它在门口撞了一下，退回去，再撞一下。

海文走过去，把卡在门槛上的一截电线捡起来，卷好，塞进墙边线槽。他做任何小事都很周到。

海文

最后一次。然后把它交给档案馆。

风

档案馆只收已经被批准存在的东西。

海文

至少它们存在得比较久。

风没回答。

他启动真空泵。

低沉的机械声逐渐铺满房间。玻璃腔体里的胶片轻轻抖动。红色激光穿过第十四帧，投到黑墙上。

最初只是一块不规则的红斑。

接着，红班里出现一只女人的眼睛。

不是影像播放。那只眼睛像隔着墙，从另一边往这边看。

海文靠近半步。

海文

这是你母亲？

风

我不知道。

黑墙上的女人眨了一下眼。

实验台所有示波器同时跳出一条极高的波峰。

风扑向总闸。

太迟。

胶片在真空腔里没有燃烧，却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折弯。玻璃腔体内部浮出白色霜纹。霜纹迅速爬满整个透明罩，像一座城市的道路。

广播突然响起。

系统女声

检测到未登记神经影像。实验室进入封闭程序。请所有
人员保持原位。

厚重的金属隔离板从窗户上方降下。

海文下意识抓住风的手腕。

海文

别动。等调查局来。你只要说设备故障。

风盯着黑墙。

女人的眼睛消失了。

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倒着的字：

“诺亚仍然有观众。”

实验台下来一声极轻的“咔”。

风低头。

真空泵的压力表逆向旋转。

他猛地把海文推开。

风

趴下！

爆炸不是一团火，而是一阵被压缩到极致的白光。

光学平台掀起来。玻璃像透明的雨横着穿过房间。海文被风扑到储物柜后。风的护目镜飞出去，右侧镜腿折断。

警报声被白光吞掉一瞬。

再回来时，实验室已经一片狼藉。

风耳朵里全是尖锐鸣响。他撑起身体，手掌按在碎玻璃上，血从指缝里渗出来。

海文躺在他旁边，额角破了，意识清醒。

门外传来金属靴踩过走廊的声音。

广播

文化风险调查局已接管现场。请勿移动任何存储介质。

风看向真空腔。

胶片已经不见了。

腔体底部只剩下一枚拇指大小的黑色数据晶体，表面结着霜。

海文也看见了。

两个人对视。

海文先开口，声音发哑。

海文

放下。

风把晶体攥进手心。

海文

风。

风

他们拿走以后，我就再也知道里面是什么。

海文

知道了又怎么样？

风站起来。他的膝盖发抖，却还是把桌上的实验记录撕下来，塞进衣服。

风

至少不是别人替我知道。

走廊尽头传来开锁声。

海文抓住他的袖口。

海文

从西侧废气管。第三个检修口后面有梯子。

风愣了一下。

海文把自己的门禁卡塞给他。

海文

我只能说我被炸晕了。你别让我连这句话也说不圆。

风点头，转身钻进实验台后方。

他拉开检修板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海文已经坐回地上，把血抹到自己半边脸上。他把裂开的保温杯捡起来，放回原来的位置，好像想替这个夜晚保留一点秩序。

检修板合上。

下一秒，实验室门被撞开。

李第一个走进来。

他没有拔枪。他先环视房间，确认天花板没有继续坍塌，才蹲到海文面前。

李

能听见我吗？

海文点头。

李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糖，撕开，把糖递给海文。

海文没接。

李便把糖放在他手边。糖纸被他顺手折了两下，变成一只很小的船。

李抬头，看见实验台后方一枚新鲜的血手印。

2. 内景 大学废气通道 / 外景 旧城后巷 连续

通道狭窄，风只能侧着身往前挪。

他的右手还在流血。每爬过一段，他就在裤腿上擦一下，留下越来越淡的掌印。

头顶传来调查人员的脚步和命令声。

“封锁西区。”

“检查所有热源。”

风数着梯级。

风（低声）

十七，十八，十九……

数到二十三，他停住。

前方检修口外有人影。

一只戴橡胶手套的手伸进来。

女声

二十四。

风没有抓。

那只手又往里伸了一点。

女声

你再不出来，后面的人会替你数完。

风抓住那手。

罗茜把他从检修口拽进一辆停在巷里的市政清洁车。她穿灰色工作服，头发塞在帽子里，推车上放着拖把、消毒剂和一束用报纸包着的白色花。

她看一眼风的手，没有问疼不疼。

她把一块干净抹布扔给他。

罗茜

压住。别滴在车里，血比油漆难洗。

风喘着气。

风

你是谁？

罗茜低头拆掉清洁车侧面的识别芯片，换上另一枚。

她右手食指在拇指关节上轻敲两次。

罗茜

清洁工。

巷口，两名调查员跑过。

罗茜推着车迎上去，主动把路让得很开，还抬手指向相反方向。

罗茜

刚才有个学生往北跑了，没穿鞋。

调查员看她一眼，继续追。

罗茜等他们走远，把风按进清洁车下层的污水箱旁。

风

你认识我？

罗茜

不认识。

她又敲了两下拇指关节。

风看见了。

罗茜盖上车盖前，目光落在他攥紧的拳头上。

罗茜

但我认识你手里的东西。

盖子合上。

黑暗里，清洁车轮子碾过一道排水沟。

风在摇晃中摊开手。

黑色晶体上的霜，正在缓慢融化。

霜水沿着他掌心的生命线流下去。

第一回 塔上有一万个名字

3. 内景 废弃的海鸥电影院 凌晨

一座被改成仓库的老电影院。

银幕被卷到一半，露出后面发霉的墙。几百张座椅蒙着灰布，像一群低着头的人。

罗茜打开一盏工作灯。

风坐在舞台边缘。右手缠着她刚包好的纱布，眼镜镜腿用一根细铜丝重新固定。

罗茜蹲在他面前，剪掉多余纱布。她的动作很稳，但每次弯腰，后颈那道冰裂似的疤都会绷紧。

风

你是医护人员？

罗茜

我活得久。

风

你看起来二十七。

罗茜把剪刀合上。

罗茜

你看起来十九。我们都不要太相信表面。

她起身，走到旧放映机旁，从报纸包里取出那束白花。

花是塑料的。花茎内部藏着一排微型电池。

风盯着她。

风

你早知道实验室会爆炸。

罗茜

我知道那十四帧会醒。

风

那是我父母留下的？

罗茜没有立刻回答。

她把电池一枚一枚拆出来，放在桌上，按大小排成一条线。

罗茜

你父亲负责把记忆转成光。你母亲负责决定哪些记忆不该被任何机构拥有。

风

你认识他们。

罗茜

认识和记得，不是一回事。

她看向风手里的黑色晶体。

罗茜

给我。

风把手缩回。

风

你先告诉我，诺亚是什么。

罗茜露出一笑。不是友善，更像有人终于问对了问题。

她走到银幕前，扯下灰布。

灰尘在光里升起来。

罗茜

一座还没有被建成的剧场。

风

那句话说“仍然有观众”。

罗茜

因为剧场比观众先被判了死刑。

她按下遥控器。

银幕亮起。不是电影，是白塔城中心最高建筑的实时影像——巴别塔。

塔顶被云遮住一半。

罗茜把一件黑色外套扔给风。

罗茜

穿上。两点以前，我们要上去。

风

我不去。

罗茜

好。

她转身收拾电池，毫不劝他。

风坐着没动。

罗茜把最后一枚电池装进摄影机，检查存储卡，盖上盖子。

风

你救我，是为了让我帮你直播？

罗茜

不是。

她敲了两下拇指关节。

风

你又在说谎。

罗茜的手停住。

她回头，第一次认真看他。

罗茜

你父母把最后一段原始档案藏在那枚晶体里。只有他们的直系神经签名能打开。你是钥匙。

风

所以你救的是钥匙。

罗茜

钥匙会流血。我知道。

她把一只装着热水的纸杯放到他旁边。杯壁太烫，她用两张旧电影票垫在外面。

罗茜

但你也可以留下。天亮以后，调查局会先找到你的血，再找到这里。到时候你至少能知道，自己是坐着被带走的。

她朝出口走。

风看着那杯水。纸杯外面的旧电影票上印着片名：《黎明以前，请闭上眼睛》。

他把黑色晶体塞进内袋，穿上外套。

4. 外景 巴别塔外墙维修梯 / 塔顶 夜

风跟在罗茜后面，沿塔外一条窄得只够半只脚掌的维修梯往上爬。

城市在他们脚下展开。所有公共屏幕都在播放艾伦的访谈。

屏幕中的艾伦坐在一间白色录影棚里，领口没有一丝褶皱。

艾伦（屏幕）

自由不是免除后果。艺术如果进入别人的神经，就必须像药物一样被检验。

罗茜没看屏幕。

她每爬十级，会停一下，不是累，而是确认风还在。

风数着台阶。

风

一百零七，一百零八——

罗茜

别数。

风

不数我会往下看。

罗茜

那就往下看。

风停住。

罗茜也停住，回头。

罗茜

你不是因为数清楚才安全。你只是把害怕切成了比较小的块。

风慢慢低头。

一辆高架列车从塔下经过，像一根发亮的针。

他咽了一下，继续往上。

塔顶的风很大。

上千个人已经站在那里。

他们穿着与肤色接近的薄身衣，远看像赤裸。每个人都背对城市，脚边放着一盏小灯。没有人交谈。

一个七十多岁的男人正帮身边年轻女孩粘好肩上的编号。女孩替他把被风吹歪的帽子按回去。

一名母亲把孩子的鞋带重新系紧。孩子问冷不冷，她说不冷，自己却把手藏进腋下。

这些细小动作让人群显得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一群具体的人。

罗茜脱下工作服，里面也是同样的薄身衣。

她后背和大腿外侧有大片浅色冻伤纹路。风看见后，下意识把视线移开。

罗茜

你可以看。

风

我不是——

罗茜

别急着证明自己礼貌。看清楚，比回避有用。

她把摄影机交给他。

罗茜

三点整，城市纪念信号会空出十九秒。你把晶体接上主发射器。十九秒以后，所有屏幕会自动切回艾伦。

风

十九秒能做什么？

罗茜走向人群中央。

罗茜

让一个名字来得及被读完。

塔顶边缘，调查局的无人机从云里出现。

风连上晶体。

黑色晶体亮起，像一块被点燃的冰。

三点整。

全城屏幕同时黑了一下。

罗茜抬起右手。

一千多人同时转身。

他们身上的薄身衣开始投射文字。不是口号，是姓名、出生日期、作品名、失踪日期。

名字从胸口经过腹部，再沿腿部落到地上。

塔顶像一张由身体组成的名单。

人群开始舞动。

动作极慢。每个人先用双手遮住脸，再把手移到身后，仿佛把看不见的东西交给后一个人。后一人接住，再继续传递。

摄影机里，风看见两个人名：

“伊芙琳·岑，光学工程师。”

“马洛·岑，纪录片作者。”

他的呼吸乱了。

镜头偏下去。

罗茜在远处看着他，没有催。

风重新抬稳摄影机。

第十七秒。

人群忽然同时脱下身上的姓名投影层。

里面不是裸露的身体，而是一面面反光薄膜。

城市的灯、广告、监控镜头、观看者的脸，被反射回所有屏幕。

第十九秒。

直播没有中断。

晶体将十九秒延长成了持续信号。

全城屏幕上，艾伦的脸被替换成数不清的观看者自己。

塔顶响起警报。

武装无人机降低高度。

李站在巴别塔控制室里，透过玻璃看见整场表演。

他的下属岳岚将手放在切断按钮上。

岳岚

长官，切断会烧毁他们的发射器。

李

人呢？

岳岚

神经链接者可能短暂失衡。

李看见屏幕角落，一个孩子正踮脚替母亲把滑落的投影线重新贴好。

李

先发撤离警告。

岳岚

条例允许直接切断。

李

条例允许，不代表每次都必须用满。

岳岚看他一秒，收回手，切换到警告频道。

塔顶，扩音器响起。

系统

未经许可的集体神经投影。请立即停止。

没有人停。

罗茜站在最前方，面对城市。

罗茜

我们今天不要求任何人同意。

风在镜头后看她。

罗茜

只要求你们承认，我们曾经在这里。

她的话很平静，几乎被风吹散。

塔顶入口被撞开。

调查人员涌入。

人群没有逃，而是按照事先排练好的动作，一排一排坐下。坐下的人把反光薄膜盖到头顶，像一片突然出现的银色海面。

罗茜抓住风的手腕，拉他冲向塔侧维修索。

风

他们怎么办？

罗茜

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下。

风

你也替他们决定了？

罗茜脚步顿了一下。

就是这一下，岳岚从入口看见了她。

岳岚

罗茜！

一枚电击弹擦过栏杆。

罗茜和风翻下维修平台。

他们悬在城市上空。

风的手从钢索上滑了一寸。

罗茜抓住他。

两个人的重量把她肩膀猛地向下扯。

她咬紧牙，没有喊。

风看见她手腕旧疤裂开，血顺着指尖滴下去。

他不再数台阶。

他用受伤的右手抓住另一根索，把自己拉上来。

第二回 礼貌的人先替你开门

5. 内景 海文家 清晨

一套很小但收拾得过分整齐的公寓。

门口摆着三双拖鞋，鞋尖在同一条线上。墙上贴着一张康复训练表，每一天都被不同颜色的笔打勾。

海文打开门。

他看见风，第一反应不是拥抱，而是把风拉进屋，再探头确认走廊没人。

海文

你的脸上有血。

风

不是我的。

海文的目光停在他袖口的血迹上。他没有追问，转身去拿医药箱。

客厅里，一名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窗边。她是海文的母亲。她的右手放在膝上，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。电视静音播放巴别塔事件的回放。

画面里，一千个人的名字在身体上流动。

海文母亲看见风，笑了一下。

母亲

你是那个总忘记吃饭的同学。

风

阿姨好。

母亲想给他倒水。手刚碰到水壶，海文已经走过去接过。

海文

我来。

母亲

我只是手抖，不是水壶有意见。

海文笑笑，仍然没让她碰。

他替风消毒伤口。棉签碰到掌心时，风缩了一下。

海文

你们昨晚在塔上做的事，很漂亮。

风看他。

海文

漂亮和安全不是同一个词。

风

你报警了吗？

海文继续缠纱布，缠到最后一圈才回答。

海文

实验室那次没有。

他把胶带剪断，剪口整齐。

海文

这次我还没有决定。

风抽回手。

母亲忽然开口。

母亲

海文小时候，每次撒谎都会替人把东西摆整齐。

海文的手停在医药箱上。

母亲看着静音电视，没有看他们。

母亲

他以为整齐一点，事情就不会坏得太厉害。

海文把棉签、纱布、剪刀一件件放回原位。

海文

妈，你该吃药了。

母亲

还有十分钟。

海文

提前十分钟没关系。

母亲

对药没关系。对我有。

海文没再说。

风走到窗边。楼下已经有调查局车辆停靠。

风

你还是报了。

海文

我只告诉他们你会来找我。我没说她。

风回头。

海文脸上没有恶意，只有一种快要被自己的正确压垮的疲惫。

海文

白幕事故那天，我妈在一个购物中心。所有屏幕同时播放一段海。她在海里淹了七个小时。现实里只有四分钟。

母亲闭上眼。

海文

后来有人告诉我们，那是艺术实验被人劫持。每个人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每个人都说真正有罪的是下一个人。

风

所以你觉得把所有人锁起来就安全？

海文

我觉得至少先停下来，比让城市再试一次好。

门外传来很轻的一声金属摩擦。

海文看向门。

他的脸色变了。

海文

他们说只会在楼下等。

风冷笑了一下。

风

你把位置给了他们，还想规定他们怎么来？

海文走到门边，反锁。

走廊里，岳岚的声音通过门板传来。

岳岚

海文同学，请开门。我们只带走风，不进入私人区域。

海文母亲站起来，右手抖得更厉害。她把电视关掉。

母亲

他说“只”的时候，通常已经进来了。

海文第一次慌了。

他推开厨房窗户，外面是一条狭窄消防平台。

海文

从这里走。

风

你呢？

海文

我会说你威胁我。

风

你总能把每件事说得很合理。

海文用力抓住风的肩膀。

海文

因为不合理的事，已经够多了。

门锁被切开。

风翻出窗户。

海文母亲把自己的外套递给他。

母亲

穿上。你那件太好认。

风接过。外套有淡淡药味。

母亲看着他，声音很轻。

母亲

别因为我受过伤，就替我恨所有会发光的东西。

海文愣住。

门被撞开。

风跳到下一层平台。

6. 外景 旧城早市 / 高架桥下 清晨

早市刚开始营业。

摊主把鱼从塑料箱倒进冰面。蒸笼掀开，白气涌出来。几个老人围着一台小收音机听新闻。

风穿着海文母亲的外套，混在人群里。

调查局人员从两端进入市场。

岳岚走在最前面。他没有大喊。他逐个看行人的鞋和手——逃跑的人通常顾不上换鞋，也会把受伤的手藏起来。

风把右手插进口袋。

一个卖梨的男人递给他塑料袋。

摊主

拿着。空手的人最显眼。

风还没反应过来，摊主已经低头继续摆梨。

远处，一个戴红帽子的孩子指着风。

孩子

妈妈，那个人穿的是女——

母亲一把捂住孩子嘴，迅速把他抱开。

岳岚转头。

风加快脚步。

一辆清洁车从巷口冲出来，撞翻一排空筐。

罗茜坐在驾驶位，朝风抬下巴。

风拉开车门。

就在这时，一名调查员抓住他的外套后领。

风被拽得后仰。

罗茜没有停车。她伸手抓住风的腰带，把他拖上车。

调查员被带倒，手中枪械走火。

第一声枪响后，市场像被掀翻。

人群往两个方向同时涌。鱼、梨、蒸笼、塑料凳散了一地。

岳岚举枪。

李从后方赶到，一把压低他的枪口。

李

停火！

岳岚

目标正在逃逸！

李

这里有平民！

第二声枪响来自另一侧。

一名穿校服的女孩倒在卖花摊旁。她手里还攥着零钱，硬币滚进下水道。

第三声。

卖梨的摊主胸口中弹。他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围裙，像不明白为什么梨汁会变成红色，然后缓慢坐下。

第四声没有响。

李冲过去，踢开一名调查员的枪。他跪到女孩身边，用手压住伤口。

女孩的母亲跪在另一侧，手抖得无法撕开急救包。

李用牙咬开包装。

高架桥上，罗茜已经停下清洁车。

她站在桥栏后，举着摄影机。

镜头里，不只有开枪的人。

也有李跪在血里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盖住女孩。

风看见她还在拍。

风

走！

罗茜

再十秒。

风

有人死了！

罗茜

所以才要拍。

风冲过去压下摄影机。

罗茜的镜头晃到地面，拍到一只被踩扁的梨。

罗茜抬眼。

罗茜

你觉得不拍，他们就没死？

风

你等这一刻多久了？

罗茜没有回答。

她的食指敲了两下拇指关节。

风明白了。

风

你知道他们会开枪。

罗茜

我知道他们可能会。

风

对你来说，这两句话差很多吗？

罗茜把摄影机重新举起。

桥下，李抬头，正好看见她。

两个人隔着晨雾对视。

罗茜没有逃。

她让镜头继续录下李的脸。

李也没有命令开枪。

几秒后，罗茜转身上车。

清洁车驶入隧道。

7. 内景 海鸥电影院 上午

早市视频被投在旧银幕上。

画面被城市网络自动打上“未经核实”“可能引起不适”的红色水印。

罗茜坐在放映室里剪片。她把开枪、倒地、李救人的镜头全留着，没有只剪对自己有利的部分。

风站在她身后，手里握着一瓶水，没喝。

风

删掉我的脸。

罗茜

已经模糊了。

风

海文的也删掉。

罗茜

他不在画面里。

风

他会因为我被抓。

罗茜停下剪辑。

罗茜

他把你交出去。

风

他也让我从实验室走了。

罗茜回头看他。

罗茜

你很擅长替伤害你的人补全理由。

风

你很擅长把别人删成一个作用。

两个人僵持。

银幕上，李正给女孩止血。画面定格在他的手上。那只手沾满血，却仍然很稳。

罗茜低声说。

罗茜

我没有等他们开枪。

风

你只准备好了摄影机。

罗茜

准备好看见，不等于希望它发生。

风

可你一旦需要一个画面，就会开始把人往画面里推。

罗茜看着他，食指没有敲。

这次她没说谎。

罗茜

是。

风反而愣了一下。

罗茜转回银幕。

罗茜

所以你可以走。

风

去哪？

罗茜

这不是我的责任。

风把水瓶放到桌上，瓶底太重，碰出一声闷响。

风

你看，你还是只在不需要负责的时候给人选择。

罗茜的肩膀微微绷紧。

她按下发布键。

视频上传。

全城网络开始复制。

罗茜打开直播。她没有站到银幕正中，而是坐在一张积灰的观众席里。

罗茜（对镜头）

早市死了三个人。

风看向她。

罗茜

调查局里有人开枪，也有人按住了枪。请把两件事都记住。因为当我们只允许一种人存在，真相就会先变成宣传。

她停顿。

罗茜

我们要求公开调查，开放白幕事故原始档案，暂停未经审查的文化隔离措施。

直播评论飞快滚动。

“她杀人犯。”

“李调查官救了人。”

“为什么学生要逃？”

“巴别塔上的名单里有我哥哥。”

罗茜看着镜头。

罗茜

自由不是没人负责。

她把手放在膝上。指尖因为寒冷微微发白。

罗茜

自由是不能永远只有一方，替所有人决定什么后果值得承受。

直播中断。

不是网络切断。

罗茜自己关了。

她靠回椅背，闭眼三秒。

风看见她右手在发抖。

他把刚才那瓶水推到她旁边。

罗茜没有道谢。她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。

第三回 每个笼子都自称避难所

8. 内景 艾伦住宅·私人温泉室 下午

一间极简到几乎没有生活痕迹的住宅。

温泉室外是整面落地窗，白塔城悬在云下。室内温度恒定，石壁上没有一滴多余水迹。

艾伦坐在温泉池里，背对门。

墙上投影着他二十五岁时拍的黑白电影。年轻的艾伦在街头奔跑，镜头晃得厉害，画面里的人冲着摄影机笑。

罗茜穿按摩师制服进入。口罩遮住大半张脸。她推着一辆金属小车，车上摆着精油、毛巾和一台用于肌肉放松的微电流仪。

艾伦没有回头。

艾伦

迟了四十秒。

罗茜看一眼墙上的机械钟。

罗茜

电梯在二十七层停了两次。

艾伦

理由通常比迟到本身更浪费时间。

罗茜把毛巾折成三等分，搭到池边。

艾伦注意到她折毛巾的方式。

艾伦

新来的？

罗茜

临时替班。

她的食指在拇指关节上敲了两下。

艾伦从水面反光里看见了。

他没有揭穿。

艾伦

水温。

罗茜看仪表。

罗茜

四十一点二。

艾伦

高了。

罗茜调低零点二度。

艾伦闭上眼。

艾伦

人总以为艺术家讨厌规则。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最迷信规则。镜头长度、演员走位、光从哪边来。没有规则，只有事故。

罗茜站到他身后，双手按在他肩上。

艾伦肩胛骨很薄。皮肤下有一道旧手术疤。

罗茜

所以你替所有人写了规则。

艾伦睁开眼。

艾伦

你的声音比资料里老了一点。

罗茜的手没有停。

艾伦抬手，关闭墙上的电影。

温泉室只剩水声。

艾伦

罗茜。

罗茜摘下口罩。

艾伦看着落地窗，没有回头。

艾伦

你比我想象中恢复得好。

罗茜

你比影像里胖了。

艾伦笑了一声。

艾伦

这说明我没有被做成烈士。

罗茜的手从他肩膀移到后颈。她摸到皮下的安全植入器。

艾伦

别碰那个。它会误判。

罗茜

它连接你的委员会账户。

艾伦

也连接我的心脏。

罗茜停住。

艾伦终于转过头。

他的脸比公开影像更疲惫。右手在水下轻微发抖，他把它压在大腿下面。

艾伦

你来杀我，还是来借我的观众？

罗茜

先借。

她从微电流仪里抽出一根细线，接到池边接口。

艾伦没有叫保安。

艾伦

巴别塔很好。最后十九秒太贪心。

罗茜

你年轻时的长镜头比那更贪心。

艾伦看向黑掉的墙面。

艾伦

我年轻时以为，只要把真相拍得足够亮，人就会变好。

罗茜

后来呢？

艾伦

后来我的女儿死在一段被劫持的影像里。她在一间没有水的商场，溺死了七个小时。

罗茜的动作停了一拍。

艾伦

你以为我没见过代价？

罗茜

你见过以后，就把代价平均分给了所有没伤害过她的人。

艾伦

我把门关上，是因为里面有火。

罗茜

你后来在门口卖票。

艾伦的脸沉下来。

罗茜已经接通账户。

屏幕亮起。需要艾伦的生物确认。

艾伦慢慢从水里站起来。

罗茜后退半步。

他没有扑向她，而是拿起池边浴袍，一件一件穿好。先左袖，再右袖，系带打成一个完美的平结。

艾伦

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总输吗？

罗茜

因为你们有枪？

艾伦

因为你们需要敌人比自己简单。

他走到控制面板前，主动把手掌放上去。

账户解锁。

罗茜愣住。

艾伦

播吧。

罗茜

你想做什么？

艾伦

看看你有了全国观众以后，是不是也会开始删掉不方便的部分。

罗茜打开早市视频、白幕档案请求和巴别塔名单。

艾伦站在她旁边，看见画面里的李救人。

艾伦

这段你会留吗？

罗茜

会。

艾伦

那我的女儿呢？

罗茜转头。

艾伦从浴袍口袋取出一枚旧存储卡，放在控制台上。

艾伦

白幕事故的原始影像。包括我的签字，也包括你们的人如何把神经投影接进公共系统。

罗茜没有立刻拿。

艾伦

真相不是一把刀。它更像一张桌子，脏东西都得摆上去。

罗茜拿起存储卡。

罗茜

你为什么现在给我？

艾伦

因为委员会准备今晚把“诺亚区”改成强制隔离区。到那以后，档案会只剩一种版本。

罗茜的表情变了。

艾伦伸手去关闭账户。

罗茜按住他的手。

两个人同时碰到控制面板。

安全系统误判为胁迫。

警报响起。

池边的防护磁场瞬间启动。

艾伦胸口的植入器发出一声短促蜂鸣。

他整个人僵住，膝盖撞到石阶，倒进浅水区。

罗茜扑过去，把他翻过来。

艾伦无法呼吸，手指抓住她手腕。

控制面板显示：

“紧急医疗将在生物权限确认后启动。”

需要罗茜松开账户连接，放弃上传。

屏幕上的进度条已经到 87%。

艾伦看见了。

他的眼神里没有请求，只有一种残酷的好奇。

他想知道她会选什么。

罗茜的手悬在解除键上。

一秒。

两秒。

她食指敲了一下拇指关节。

没有第二下。

她按下解除。

上传停在 93%。

医疗系统启动。

机械臂落下，开始急救。

艾伦的胸口被电击抬起。

一次。

两次。

心率没有恢复。

罗茜跪在水里，浴袍吸满水，沉沉压在她膝上。

屏幕弹出提示：上传失败，已保存本地缓存。

艾伦睁着眼，视线落在墙上那部暂停的青年电影。

罗茜伸手替他合上眼睛。

她没有哭。

她坐在水里，数了七次呼吸，才站起来。

随后，她重新接通账户。

这次用的是艾伦已经死亡后自动释放的公开遗嘱权限。

全国直播打开。

罗茜站在温泉室里，身后是倒在浅水中的艾伦。

她没有避开尸体。

罗茜（对镜头）

艾伦死了。我在现场。

城市无数屏幕切到她的脸。

罗茜

他给了我一份档案。我也让他的急救晚了两秒。

她看向地上的存储卡。

罗茜

如果我把自己剪成英雄，这份档案就白给了。

她插入存储卡。

被封存二十年的白幕事故原始画面开始上传。

9. 内景 文化风险调查局·审讯观察室 同时

李站在单向玻璃后，看着直播。

岳岚站在他旁边。

岳岚

她承认了延误救援。

李

两秒。

岳岚

两秒也可以构成故意。

李把一颗糖放进嘴里，糖纸在指间折成一只船。

直播画面里，罗茜公开艾伦的档案。

其中一段影像显示：年轻的艾伦反复要求暂停神经投影测试，但委员会成员要求继续；另一段则显示，他后来签署了扩大管制的文件。

一个人同时出现在自己的辩护和罪证里。

李把糖纸船放到桌上。

李

发逮捕令。罪名写清楚，不要写“颠覆秩序”。

岳岚

写什么？

李

非法侵入、妨碍救援、未经许可的公共播送。

岳岚

她正在煽动全城。

李

那是结论，不是行为。

岳岚看着他。

岳岚

你总想把每个人都写得比条例复杂。

李

人本来就比条例长。

第四回 谁有权替未来签字

10. 内景 莉莉住宅 夜

一间老式公寓，窗外是持续下雨的高架桥。

屋里没有智能设备。墙钟滴答作响。餐桌上摆着两副碗筷，一副已经落灰。

罗茜坐在桌边，翻看一本厚厚的纸质日记。

她没有撬锁。门本来就开着。

厨房里，一锅汤以极小的火咕嘟作响。

窗台上整齐种着七盆罗勒，每一盆都修剪成同样高度。只有最右边一盆长出一枝歪斜的新芽。

罗茜伸手想把它掐掉，停住。

门外传来钥匙声。

莉莉进门。

她穿一件深蓝雨衣，左手拎菜，右手微微发抖。她看见罗茜，没有惊讶。

莉莉

鞋底擦一下。地刚拖过。

罗茜低头。

自己鞋底带进来一串水印。

她真的在门垫上擦了两下。

莉莉把菜放进厨房，洗手，换衣服。整个过程像家里没有一个准备找她算账的人。

她盛了两碗汤。

莉莉

你醒来以后，胃还怕冷吗？

罗茜

你记得倒很清楚。

莉莉把一碗推到她面前。

莉莉

做坏事的人，通常比受害者记得清楚。受害者得继续活。

罗茜翻到日记中间，读出一句。

罗茜

“实验体 R-07 出现语言反应。建议延长低温麻痹，避免情绪污染数据。”

莉莉拿勺子的手抖了一下。汤洒到桌上。

她用抹布擦净，擦了两遍。

莉莉

那是我写的。

罗茜

我知道。

莉莉

你想听我说当时没有选择？

罗茜

没有。那句话太便宜。

莉莉点头。

她坐下，先把汤吹凉，再喝一口。

莉莉

你原来不是冷冻项目的志愿者。你是档案组的作家，负责把参与者的口述整理成故事。

罗茜看着她。

莉莉

你发现实验会把人的记忆改写成可投放的情绪模板。你想把资料送出去。风的父母帮你。

雨点打在玻璃上。

莉莉起身，从橱柜最深处取出一只铁盒。盒盖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儿童贴纸：一艘船。

她打开。

里面是旧照片、录音带和一枚白色钥匙。

照片里，年轻的莉莉、风的父母和罗茜站在实验楼前。罗茜笑得很用力，像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。

罗茜摸到照片边缘。

莉莉

撤离那天，安全门只能保住一个低温舱。你在里面。风的父母在走廊。

罗茜抬头。

莉莉

我关了门。

罗茜的脸没有变化。

她慢慢把照片放回桌上。

罗茜

他们求你开门吗？

莉莉

没有。

罗茜

别替他们好看。

莉莉看着她。

莉莉

你母亲——我是说风的母亲——隔着玻璃对我说，别让资料死。她还把手放在门上。

莉莉抬起自己的左手，贴到空气中一个不存在的玻璃面上。

莉莉

我也把手放上去了。

她的手抖得厉害。

莉莉

然后我按了关闭。

罗茜站起来。

椅脚在地板上刮出很响的一声。

她走到莉莉面前。

罗茜

你保存我，是为了保存资料。

莉莉

一开始是。

罗茜

后来呢？

莉莉

后来你醒来，从一百二十七层外墙往下爬。我在监控里看了四十分钟。你每掉下一层，我都希望你死，又希望你再抓住一次。

罗茜一把掀翻汤碗。

碗落地，没有碎，只是在地上转了几圈。

汤沿地板缝隙流向罗勒花盆。

莉莉没有躲。

罗茜抓住她衣领，把她推到墙上。

罗茜

其他人呢？

莉莉

六十三个实验体。没有醒来的。

罗茜的手越收越紧。

莉莉呼吸困难，却仍直视她。

莉莉

你可以杀我。别叫它正义。

罗茜的食指抵在莉莉喉咙旁。

她想起温泉池里艾伦的眼睛。

她松手。

莉莉沿墙坐到地上，大口喘气。

罗茜也蹲下来。两个人隔着一地汤水。

罗茜

风在哪里？

莉莉

去诺亚了。

罗茜

你告诉他的？

莉莉

他自己找到的。你们都以为自己在救他。他只是比你们晚一点决定，要做谁。

门外电梯“叮”一声。

莉莉看向门。

莉莉

李来了。

罗茜起身，拿走白色钥匙。

莉莉

那是诺亚主剧场的旧控制钥匙。只开一次。

罗茜走到窗边。

莉莉

罗茜。

罗茜停住。

莉莉

我做过最坏的事，不是关门。

罗茜没有回头。

莉莉

是后来每一次写报告，我都把门写成“必要措施”。必要，只是签字人的语气。

门锁转动。

罗茜推开窗，翻到雨里的消防梯。

李进门。

他看见莉莉坐在地上，先看她呼吸，再看地上的汤和翻开的日记。

李

需要医生吗？

莉莉笑了一下。

莉莉

你们终于派了一个会先问这个的人。

李蹲下，想扶她。

莉莉摆手，自己扶着墙站起来。

她把另一碗汤端给李。

莉莉

凉了。

李接过，没有喝。

莉莉走到窗边，把那枝歪斜的罗勒芽扶正。扶了两次，它还是歪。

她终于不再碰它。

莉莉

日记你拿走。别只拿对你有用的几页。

李翻到一页。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剧场票根。

票名：《诺亚》。

莉莉在他身后缓慢坐下。

墙钟继续滴答。

李察觉不对，转身。

莉莉闭着眼，手还放在那盆没有修齐的罗勒旁。

李放下日记，去探她的脉搏。

没有。

他没有立刻呼叫人。

他先把桌上第二副落灰的碗筷收进水槽，又把窗关到只留一条缝，免得雨打进来。

然后才拿出通讯器。

11. 外景 诺亚区入口 深夜

曾经的城市展览区被临时围栏包围。

入口标牌写着：

“诺亚文化风险缓冲区。自愿创作者可登记进入，未经批准不得离开。”

“自愿”两个字比后一句小很多。

风站在登记队伍里。

他身后是一名抱着大提琴的老人。琴盒太大，老人每向前一步，都要先把琴盒竖起来，再挪脚。

前面一个年轻女舞者接受检查。保安要求她摘下鞋里的金属护片。她说那是旧伤支撑。保安把护片弯了弯，丢进没收箱。

女舞者穿上鞋，右脚立刻向内塌。她没说话，一瘸一拐往里走。

风看见后，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小段扁平塑料，塞到自己鞋底。

轮到他时，他把鞋脱下。

保安检查完，把鞋踢回来。

风穿鞋时，悄悄把塑料片塞进女舞者落在旁边的另一只鞋里。

她低头看见，没有道谢，只把鞋重新系紧。

队伍前方，海文站在围栏外。

他没有登记进入。

两个人隔着铁网看见彼此。

海文手里拿着风那副折断的旧护目镜，镜腿已经修好。

海文

我去过实验室。他们说偷了危险介质。

风

我拿走的是我父母留下的东西。

海文

危险不会因为属于你，就只伤你。

风

规则也不会因为保护过你妈，就永远是对的。

海文握紧护目镜。

海文

我昨晚一直想，如果我没报位置，早市那三个人是不是不会死。

风

也可能会死别的人。

海文

你在安慰我？

风

不是。我只是不想替你把罪算得太整齐。

海文低头笑了一下，眼睛却红了。

他把护目镜从铁网缝隙递过去。

风接住。

海文

我不会进去。

风

我没让你进。

海文

你以前会。

风戴上护目镜。镜片后，他看海文更清楚了。

风

以前我觉得朋友应该站在同一边。

海文

现在呢？

风

现在我觉得，至少别替对方站。

登记员叫风的编号。

风转身进入诺亚。

海文仍站在围栏外。

他没有离开。

第五回 观众坐在舞台中央

12. 内景 诺亚区·废弃会展中心 / 临时剧场 次日傍晚

巨大的会展中心被隔成生活区、工作区和表演区。

一块展板反过来当饭桌。旧广告布被缝成床帘。有人用运输木箱做鼓，有人把坏掉的显示屏拆开，用背光板照明。

这里不浪漫。

墙角有人咳嗽。配给窗口前排着长队。保安从一个画家手里拿走蓝色颜料，说蓝色属于“高诱发色”。画家没有争辩，回到墙边，用洗碗水里浮着的油膜画了一小片海。

风在主剧场后台接线。

他把黑色晶体嵌进一台旧投影主机。屏幕上跳出提示：神经档案损坏，恢复率 61%。

女舞者坐在一旁修鞋。塑料片已经被她剪成合适形状。

女舞者

你是物理系？

风

嗯。

女舞者

那你能让灯别每三秒闪一次吗？

风抬头。顶灯果然规律闪烁。

风

不能。线路老化。

女舞者

你们学物理的也有不能？

风

大部分时候都在证明不能。

女舞者笑了。

剧场入口骚动。

罗茜穿过人群进来。她手里握着白色钥匙，衣服还带着昨夜雨水干后的褶皱。

风看见她，先看她有没有受伤，再故意低头接线。

罗茜走到他旁边。

罗茜

艾伦死了。

风手里的螺丝刀停住。

罗茜

我延误了两秒急救。

风

为什么告诉我？

罗茜

因为我不想等你从别人的剪辑里认识我。

风继续拧螺丝。

风

我现在应该说什么？

罗茜

不用说。

风

你每次说不用，都是因为已经替别人决定了。

罗茜接受这句话。

她把白色钥匙放到他手边。

罗茜

主剧场只能启动一次。莉莉给的。

风抬头。

罗茜

她死了。

风的脸变得空白。

罗茜没有碰他。

她坐到地上，和他保持一臂距离。

过了一会儿，风问。

风

我父母呢？

罗茜把日记里拍下的那张照片递给他。

风看很久。

照片上的母亲把手搭在年轻罗茜肩上。父亲眯着眼，像被太阳照得不耐烦。

风

你记得他们吗？

罗茜

记得一些动作。

风

比如？

罗茜

你母亲想事情的时候，会把纸折成四份再展开。你父亲不喜欢别人动他的杯子，但每次开会都喝错。

风低头笑了一下。笑到一半，眼泪掉到照片上。

他立刻用袖口去擦。

罗茜按住他的手。

罗茜

别擦。照片防水。

风看着她的手。

风

人呢？

罗茜

不防。

两个人沉默。

舞台外，观众开始进场。

风把晶体接入钥匙接口。

风

这场演出到底是什么？

罗茜

让所有人看见同一份原始档案。

风

那跟白幕事故有什么区别？

罗茜

这次可以退出。

风指向主机。

风

一旦接入，旧系统会自动同步。你怎么保证？

罗茜

不能保证。

风站起来。

风

那就不做。

罗茜也站起来。

罗茜

委员会凌晨会清空诺亚。档案会一起消失。

风

你又把风险留给观众。

罗茜

他们可以选。

风

你给他们多少时间理解？一张入场须知？一句“可能不适”？

罗茜

那你要什么？等所有人准备好？

风

至少别把“来不及”当成你永远正确的理由。

罗茜看着他。

后台很吵。有人搬景片，有人在试音。一个孩子追着滚走的线轴跑过他们中间。

罗茜蹲下，捡起线轴，递给孩子。孩子没接，指了指她身后的盒子。

孩子

那个会让人做梦吗？

罗茜

可能。

孩子

我不想梦见我爸。

罗茜

那你可以不看。

孩子

我妈要看。

罗茜回头，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观众席替孩子铺外套。

她终于意识到“退出”不是一个按钮就能解决的。

罗茜

把主机改成逐段授权。

风

时间不够。

罗茜

你不是说物理大部分时候都在证明不能？

风

还有一小部分，在证明代价。

罗茜

那就把代价写出来。

两个人开始拆机。

13. 内景 诺亚主剧场 夜

剧场没有固定座位。

观众围绕舞台坐成几个不规则圆圈。中央是一只透明冷冻舱，和一面破损银幕。

入口处，每个人都收到一张纸：

“演出包含记忆投影。任何时刻可闭眼、离席或切断个人接收。你的退出不会中断他人的观看。”

纸背面是空白，供观众写下不愿被播放的名字。

李穿便衣进入，坐到最后一圈。

他旁边的位置被海文占着。

海文手里攥着母亲的康复记录。

两个人互不认识。

李看见他反复把纸边对齐。

李

第一次来看？

海文

第一次进来。

李

你支持他们？

海文

不支持。

李

那为什么来？

海文

我朋友在里面。我想确认他不是被人骗了。

李

如果他是自愿的呢？

海文

自愿也会错。

李点头。

李

这句话，条例很喜欢。

海文看他一眼，认出他。

海文

你是调查官。

李

今晚是观众。

海文

调查官能只当观众吗？

李把一张糖纸折成船，放到膝上。

李

我也想知道。

灯暗。

舞台上，风独自出现。

他没有穿表演服，只穿实验室那件烧出小洞的衬衫。

风

真空不传声。

观众安静。

风

这是物理课第一周就会教的句子。因为没有介质，振动
无法传递。

他拿起一只音叉，敲响。

清脆的声音传开。

风把音叉放进透明真空罩。抽气。

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。

风

但振动没有停止。

一束光照向罩内。屏幕上出现音叉细微的颤动。

风

它只是换了一种被看见的方法。

银幕亮起。

第一段不是受害者档案，而是白幕事故中艾伦女儿的家庭录像。

一个十岁女孩在厨房用锅盖当镜子，对着自己练习谢幕。画面外的艾伦说：“别背对观众。”女孩故意背过去，笑得站不稳。

观众席里有人低声啜泣。

李旁边的海文全身僵硬。他母亲的康复记录从手里滑落。

银幕出现选择提示：

“继续观看事故原始资料？”

每个座位旁亮起两个按钮。

海文没有按。

李按下“否”。

他面前的个人屏幕熄灭，但剧场主屏继续。

海文看他。

李

我今天不需要再看她死一次。

海文慢慢按下“否”。

主屏转到另一段。

年轻艾伦在会议室要求暂停测试。几分钟后，他又在另一份文件上签字，同意将事故责任归为“个体创作者失控”。

一个人同时在反抗，也在逃避。

舞台另一侧，罗茜出现。

她穿着当年实验体的白色衣服，走进透明冷冻舱。

舱门关闭。

罗茜（舱内）

我叫罗茜。二十七岁。

她停一下。

罗茜

这句话我说了一百二十年。

冷气灌入舱内。

银幕播放莉莉的实验记录。不是完整认罪，而是一连串细小片段：莉莉替罗茜擦嘴角；莉莉签署延长麻痹；莉莉把一张照片塞进舱底；莉莉在监控里看罗茜爬下高楼。

罗茜的呼吸变慢。

风站在控制台前。

系统提示：

“档案恢复需要稳定神经源。是否以当前实验体作为介质？”

这不是预设台词。

风脸色变了。

罗茜在舱内也看见提示。

罗茜

继续。

风

不。

罗茜

这是唯一一次。

风

你说过观众可以退出。

罗茜

我是表演者。

风走到舱门前。

风

表演者也可以退出。

罗茜

如果我退出，档案会断。

风

那就断。

罗茜用手掌贴住玻璃。

罗茜

你父母为了它死了。

风也把手贴上去。两只手隔着玻璃重合。

风

所以我更不能再用一个人续上。

观众席里没有音乐。

只有冷冻舱的压缩机声。

罗茜看着他。

罗茜

你会后悔。

风

会。

罗茜

那你还关？

风

后悔不是错误的证据。

他拔掉主电源。

整个剧场黑下来。

冷冻舱停止。

几秒后，应急灯亮起。

舱门手动弹开。

罗茜跌出来，风接住她。

她全身发冷，手指抓着他衬衫。

他们没有立刻拥抱。

罗茜先推了他一下。

罗茜

你毁了结尾。

风

你可以重写。

罗茜抬头，忽然吻了他。

很短。更像确认两个人都还活着。

她离开他的嘴唇，额头仍抵着他。

罗茜

别把我变成你的答案。

风

你也别把我变成你的证据。

两个人松开。

观众席没有鼓掌。

一个小孩先站起来，把自己那张写满“不愿播放名字”的纸折成飞机，扔向舞台。

纸飞机落在风脚边。

接着，另一个人站起来。

不是鼓掌。只是站着。

越来越多人站起来。

李仍坐着。

海文也坐着。

海文低声问。

海文

你会抓他们吗？

李看着舞台。

李

我有逮捕令。

海文

那为什么不动？

李把糖纸船放到地上。

李

因为逮捕令没有规定，我必须在一场演出结束以前打断它。

海文

演出已经结束了。

李看见舞台上，风正弯腰捡起那架纸飞机，展开，阅读上面的名字。

李

还没有。

终回 回声换了一种身体

14. 外景 诺亚区主广场 黎明

天刚亮。

武装清场车辆停在围栏外。扩音器重复播放：

“根据临时公共安全令，诺亚区将在六时整关闭。请居民有序撤离。”

没有人撤离。

居民把会展中心里的空画框搬出来，举在胸前。画框里没有标语，只有站在后面的一张张脸。

有人端着还没喝完的粥。有人抱着孩子。女舞者穿着修好的鞋，右脚仍有一点跛。

早市卖梨摊主的妻子站在人群前，怀里抱着一箱梨。每个梨都擦得很亮。

围栏另一侧，岳岚戴着头盔，检查清场队列。

李从诺亚内部走出来。

岳岚看见他，皱眉。

岳岚

你越权了。

李把莉莉的日记、艾伦的存储卡和一份纸质文件交给他。

李

诺亚主剧场属于白塔城一级文化档案设施。艾伦在遗嘱
权限里恢复了它的档案资格。按照文物紧急保护条款，
清场必须先完成司法听证。

岳岚翻文件。

岳岚

你用一个死人的权限挡公共安全令。

李

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更守程序。

岳岚抬头。

两个人身后，清场倒计时只剩两分钟。

岳岚

你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和平。

李

我知道。

岳岚

你也知道人群一旦失控，会先踩死最前面的人。

李看向举着空画框的人。

李

所以我们今天先别推。

岳岚握着文件，没有立刻下令。

指挥中心在他耳机里催促。

“六时执行。”

岳岚看见人群里一个小女孩。她用空画框框住清场车，然后把画框移向天空。

岳岚摘下耳机，检查纸质文件上的印章。

他没有被感动。他只是确认这份文件确实有效。

岳岚

暂停二十分钟。核验文物条款。

指挥中心怒斥。

岳岚把耳机音量调低。

清场队伍没有前进。

人群也没有欢呼。

大家只是继续站着。

风走到围栏边。海文站在外面。

海文的母亲也来了。她的手仍然在抖，举不起画框，只把手掌贴在铁网上。

风也把手掌贴上去。

海文站在母亲旁边，低声说。

海文

二十分钟以后呢？

风

再想二十分钟以后的办法。

海文

这不像你。

风

我以前总想先知道结局，才决定要不要开始。

海文看向诺亚内部。

海文

我还是不觉得你们全对。

风

那就进来告诉我哪儿不对。

海文没有动。

母亲却把围栏门上的登记终端拉到自己面前。

她用颤抖的手，一笔一画签下名字。

海文赶紧扶住终端，不是扶她的手。

母亲签完，抬头看他。

母亲

你可以不进。别替我不进。

围栏门打开一条缝。

她走进去。

海文站在原地，眼泪突然掉下来。他用袖子擦掉，又把袖口抚平。

最终，他也跟了进去。

高楼屏幕上，罗茜将昨夜未完成的档案公开为分段资料。每段前都出现同一句提示：

“你可以观看，也可以拒绝。拒绝不会删除它。”

白塔城的屏幕一块一块亮起。

没有统一的画面。

有的播放档案。

有的保持黑屏。

有的只显示一个名字。

城市第一次没有被要求同时看向同一个方向。

15. 内景 深空移民船“诺亚”·冷冻舱区 多年后

黑暗。

熟悉的老式放映机齿轮声。

一束红光穿过舱区。

成年的风，四十多岁，站在一排冷冻舱之间。他眼角有细纹，眼镜已经换过很多次，右侧镜腿仍缠着一小圈透明胶。

舱门外标注：

“诺亚文化与生态种子计划。”

一个八岁女孩坐在地上，摆弄一只音叉。

女孩

老师，真空中真的没有声音吗？

风蹲下来。

他敲响音叉，放进透明罩。

声音逐渐消失。

女孩把耳朵贴近罩子。

女孩

它死了吗？

风看向舱区尽头。

一面小银幕正在播放巴别塔上的舞蹈。罗茜年轻的身体布满冰裂纹，转身时，胸口掠过一个个名字。

影像中的罗茜忽然看向镜头。

像在看现在的他。

风

没有。

女孩

那它去哪儿了？

风打开一束检测光。

银幕上出现音叉仍在颤动的放大影像。

风

它换了一种身体。

女孩想了想，把一张纸折成小船，放在透明罩旁边。

女孩

那要是一直没人看呢？

风看着那只纸船。

远处，冷冻舱逐个亮起。里面保存着种子、胶片、书、乐器，也保存着准备去往另一颗星球的人。

风

那就等。

女孩

等多久？

风抬头看向舷窗外的星海。

风

等到有人愿意替它做介质。

放映机继续转动。

银幕上的罗茜伸出手。

巴别塔上的一千个人依次把手从脸前移开，交给身后的人。

最后一只手，伸向镜头。

切黑。

片名：

《诺亚剧场》

完

附录一：章回体与环形结构说明

A | “真空不传声”

物理实验、被封存的十四帧、风认为没有介质便没有回声。人物处于对风险、记忆和责任的抽象讨论中。

B | “塔上有一万个名字”

艺术第一次进入公共空间。罗茜把人变成作品，风第一次成为观看者和参与者。

C | “礼貌的人先替你开门”

海文的保护与背叛、调查局的秩序与暴力同时成立。人物不能再被划分为单纯阵营。

D | “每个笼子都自称避难所 / 谁有权替未来签字”

全剧中心。艾伦、莉莉和罗茜都曾以“保存”“安全”“未来”为理由替别人做决定。罗茜也暴露出与体制相似的控制冲动。

C' | “观众坐在舞台中央”

风不再只是被罗茜使用的钥匙。他要求观众拥有退出权，并阻止以罗茜的身体换取档案完整。

B' | “城市不再看向同一个方向”

艺术重新进入公共空间，但不再要求所有人同步观看。观看与拒绝都被保留。

A' | “回声换了一种身体”

多年后，真空实验重现。开头的答案“声音会消失”被改写为“振动仍然存在，只是等待新的介质”。诺亚从隔离区变成保存文化与生命的飞船。

附录二：45 分钟节奏估算

序回：实验室爆炸与逃亡，约 6 分钟。

第一回：电影院与巴别塔表演，约 8 分钟。

第二回：海文家、早市追捕与直播，约 8 分钟。

第三回：艾伦温泉室对峙，约 7 分钟。

第四回：莉莉住宅与诺亚入口，约 7 分钟。

第五回：诺亚剧场表演，约 7 分钟。

终回：清场暂停与多年后尾声，约 4 分钟。

预计总时长：约 47 分钟。实际剪辑可通过巴别塔舞蹈、追捕和剧场投影段落压缩至 44–46 分钟。